

● 苹果、微软、IBM、迪斯尼等世界500强企业管理层都在学习的超强领导法则！ ●

# 心理学称霸世界<sup>2</sup>

## PSYCHOLOGY 战争篇

【法】古斯塔夫·勒庞◎著 肖如燕◎译

在群体之中，个体的意志会被湮没，独立思考能力也将丧失  
群体精神将会取代个体精神！



光明日报出版社



【法】古斯塔夫·勒庞◎著  
邓丽蓉◎译

# 心理学称霸世界2

## PSYCHOLOGY 战争篇

光明日报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理学称霸世界. 2, 战争篇 / (法) 勒庞著; 肖如燕译.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5112-6446-6

I. ①心… II. ①勒…②肖… III. ①心理学 IV.  
① B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83834 号

## 心理学称霸世界 2. 战争篇

---

著 者: (法) 古斯塔夫·勒庞; 肖如燕译

---

责任编辑: 庄 宁

策 划: 博采雅集

封面设计: 八牛设计

责任校对: 张 翀

责任印制: 曹 铮

---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 (原崇文区) 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22197 (咨询), 67078870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cs@gmw.cn](mailto:gmcbcs@gmw.cn); [cnzhuangning@gmw.cn](mailto:cnzhuangning@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

---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

开 本: 710mm×1000mm1/16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17.5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6446-6

---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自序：关于战争心理学的研究

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我不会只着重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具体事件，只讨论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与发展过程中的心理学有关知识。由于受到很多的情绪影响，目前很少有人对此做出明确的解释，前人虽然创造了历史，但历史是由后人来编写的，只有经历了一定的时间沉淀，原本的历史才会在人们的暂时兴奋中浮出水面，并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历史只有对于逝者才是公正的，对于还在活着的人毫无公正可言。现在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事情，背后都有着无形的力量在推动，因为隐藏在世间万物的背后都有着一个无形的世界，我们的情感和信仰都会在那里被不断加工完善，所以，我会带领大家一起到那里进行深入研究。

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欧洲的和平处境被打破。许多国家被卷入了这场战争，当时，很多欧洲国家都为战争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同时又希望在政府层面上通过外交谈判来缓和矛盾，维护地区稳定。但是，结局并不乐观，经过一周短暂的谈判之后，战火还是燃烧起来了。

战争是世界上最残酷的事情，其发生不因任何人的主观臆断决定，而是来自各种客观、深远的因素，这些因素一直在悄无声息地积累着，直到某天突然爆发。在这里面存在着一个规律，那就是：每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其发生的原因，这些原因总是呈代数式演变，而事件结果却往往成倍地扩大。

因为一个国家的历史和行为都是其民族心理的产物，所以想要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必须追溯到战争爆发前的历史事实，尤其是对现代德国的心理变化研究。

战争，从一定层面上讲也是人心理力量的斗争。各种势力都会在战场上

进行着无形的较量——信念与信念、个人自由与集体约束、个人主导权对国家专政、国际条约与霸权主义、人道主义与武力精神……一直以来，武力至上这一老掉牙的理念在德国历史上占据着绝对地位。欧洲人挣扎了两千年想要替换这一理念，依然以失败告终。日耳曼人武力至上的理论取得成功使世界回到最暗无天日的时代——弱肉强食化身正义，弱者被无尽地欺凌，无用者被无情地抛弃，各个国家互相掠夺、征战。无辜百姓被肆意屠杀。但是，经过许多年时光的洗礼，人们渐渐忘了那段令人发指的年代，人们甚至开始相信，原始年代的野蛮习俗已经被现代文明一劳永逸地摧毁了。但是，这只能是一种幻觉，因为十几个世纪之后，人类依然有着其祖先们奴役世界的熊熊野心。

在德国，武力至上的思想以宗教的形式被德国人民所理解并推崇，正如阿拉伯的穆罕默德时期一样，日耳曼民族也产生了一种病态的集体幻觉，在他们看来，他们是一种更高等的种族，神的意志让他们征服世界并且改造世界。

一个民族膜拜的神明不仅体现了其物质需求和幻想，也会透露出他们仇恨和嫉妒的心理阴暗的一面。所以也就不难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意志精神，这些神秘主义势力曾在历史上占据着突出地位。为了使这一势力取得胜利，数百万人民生灵涂炭，人类文明毁于一旦，在这样大的代价下，最终出现了日不落帝国。

现代战争和古代宗教战争也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同样让人类产生幻觉，同样有矛盾产生，同样凶狠残忍。战争中没有任何理性。假如战争双方的统治者都有理性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战争发生。

任何以理性和逻辑来解释连锁的历史事件的行为都是徒劳无功的，就像人们尝试用纯粹的理性角度来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却一无所获一样。其起源和发展都是不可思议的，即使是最理性、最睿智的人也不可能预见的。

那么，你可能会疑问，战争可以为我们提供哪些研究数据呢？

第一，我们可以了解到，德皇威廉二世作为一国国君二十多年来一直为

了其帝国的繁荣，而极力地维护和平，却突然放弃自己一直坚持的东西，被卷入一场令其厌恶的战争中；第二，一个商贸与制造业飞速发展的国家，不仅不反对反而欣然参与到这个对其带来长久损害的血腥战争中；第三，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在这场战争中，来自文明国度的“文明人”破坏了在先前战争中幸免于难的城市、教堂、艺术馆等人类文明——这么多的不可思议。试问，哪位预言家可以预见？

在这场不可预知的战争中，人们不禁疑问：是什么让德国人迸发出了如此强烈的狂暴情感，甚至连德国最权威的学者们也有此疑惑。因为这种心理已经远远地超越了理性，它像一场狂风暴雨一样席卷了整个国度。

与此同时，法国的许多行为也让人不可思议，这样一个随性、充满浪漫主义的国家，连续数月面临迫害和死亡威胁后，竟然变得果敢和顽强起来。除此之外，在这场战争中一些小的国家在战争中做出的牺牲也因此为历史所铭记。如比利时，在这场战争中，比利时的人民惨遭杀戮，城市被严重破坏。但它并未妥协，认输投降，而是毫不犹豫地挺起自身并不强壮的身躯捍卫其国家荣耀。所有的国家都未曾料想这样弱小的一个国家竟会如此顽强抵抗。

上面所说的种种事件，没有可以用理性来衡量其发生的可能性，因为任何一方的动机都是非理性的，那么，我们应该从何处研究这些事件的源头呢？

如果学者们仅仅在理性的逻辑下展开研究，会想当然地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理性的，一旦事物出现了非理性的状况时，他们就会十分沮丧，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理性和智力可以引导科学家开展研究、哲学家展开思考外，那些与智力无关的情感的、神秘主义、集体意识同样可以。这些因素都有着与理性主义大相径庭的逻辑。前者只能称得上是科学的基石，但绝不会成为历史的基石。后者并不能被人们轻易想到，因为它不属于正常人的逻辑。它们一直被埋藏在人们意识中的边缘地带。直到现在才刚刚被人们纳入研究领域。只是这些因素的作用力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所以学者们仍死搬硬套地将理性逻辑用来研究事件发生的原因，所以历史的本来面目不仅未被揭开，

反而又被加入了许多虚构成分。

目前来说，尽管这些思想很重要，但由于是全新的课题，因此，在接下来我遇到这些问题时，我会通过结合具体事实来说明其作用。例如，在一项重大的历史事件——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中。在那场悲剧中，在革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人想来推崇理性，但是，理性在革命年代发挥的作用要比任何时代都小。因为许多革命者的言行都与其自身想法相互矛盾。在这场闹剧中，革命者的神秘力量并不来自于他们所极力推崇的理性，而完全来自于其他方面。只有借助现代科学才能查明这些力量的本质。

与大革命时期一样，目前这场战争中所体现出的心理学问题同样复杂，假如我们找到了正确的规律，那么我们将可以解决现在所有国家错误观念的来源，也能解决许多正常人看来无法理解的事情——战争的起源、战争中的暴行、战争的结果等。

正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欧洲开启了新的时代，我们的生活习惯、情感、思想都开始发生巨变，就像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或许我们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人类的思想和准则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现了新的贵族政治，各国正在向着没有任何光明的未来走去。以前的政治与道德理念也有所颠覆，以前所有的理论学说也在逐渐消失——未来变得虚无缥缈，心理力量正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演说家和作家们的幻想在事实面前都变得无力，在枪炮声中，一切言语的争辩都没有了存在的意义。

虽然如此，法国必然能从战争的悲剧中获得重生，并且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因为，法国人民已经用他们在卫国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英雄品质向我们证明，以往我们对法国的认识并不正确，法国不可能成为无政府的国家，法国年青一代所表现出的无畏与勇气是对我们极大的安慰。这些年轻人将在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年代书写他们宏伟壮丽的传奇故事。全世界都在关注着如此巨大的变革和进步，和他们相比，荷马、查理曼时期的武士、术士们的功绩都显得黯然失色。

人们并没有预见到，像法国这样一个阶级分化的社会，那些来自完全不同阶级的人们能够达成完全一致的品性，他们放弃了自己在农田、作坊、政府、学校甚至王宫中宁静安逸的生活，迅速响应号召，投身于这场重大与非凡的冒险行动中，这些看似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却真实地发生了。法国曾经认为这些人会对其造成威胁，在此时却拯救了这个国家。这在他们看来是先辈精神的复苏，虽然这种精神曾一度消失，但却从未消亡。在托比亚克、布汶等地，一旦听到祖国母亲的召唤，先辈的精神就会在这些英雄的后裔体内复活，从而投入到残酷的战争中去，并且还会发出英雄般的豪言壮语，豪情壮志，在历史中永垂不朽。“站起来再死！”——一个士兵在被敌军围困在壕沟时，对一个被敌人的机关枪炮火压制得站不起身的战友喊道。相同的情景若发生在古希腊，这将是一件被广泛流传的英雄事迹，这个士兵也将会被授予桂冠。

对一个认为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仅是行尸走肉地存在的人而言，如果能够为了一项崇高的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也是一件值得羡慕的事情，因为衡量生命的价值并不是苟延残喘生存的天数，而是他的成就，那些为了祖国领土安全的捍卫者们，正在用他们的行动创造一个全新的法兰西王国，他们的肉体虽然死去，但却获得了永生，在万圣殿里接受着后人的供奉和膜拜，令后世赞扬，他们将永垂不朽。



## 序言：战争的两条战线

1915年秋天，古斯塔夫·勒庞完成了《战争心理学》一书。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已经波及法国，法国人民也渐渐对战争特有的负担、节奏与艰辛习以为常。不管是平民还是士兵，都屈服于斯多葛主义那种屈从现实与放任自流的状态：有时候对迎接胜利怀揣希望，有时候眼看战争苦难继续。虽然法国人民对下一轮“大推进”将要带来的胜利与和平满怀期盼，不过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当年秋天，局势很是清晰——至少还有一个冬天才能摆脱战争。9月下旬，在香槟战区，法国又发起一轮新的攻势。然而，同阿图瓦与弗兰德斯春季攻势一样，西线的僵局并未因此而打破，没有办法实现年内结束战争的企盼。虽然这样，法国人民的信念并未因香槟攻势失利的苦涩和失落而动摇。他们坚信：法国将不计代价夺取最终的胜利，并继续为之战斗！奋战到底的士兵们、出于道德义务为祖国奉献力量的平民们、为担当起引领全民的特殊使命的知识精英与道德权威们，都在寻找关于法国参战的合理解释。正是基于以上背景，勒庞撰写了《战争心理学》。

在刚开战的前几个月里，法国的作家学者们纷纷参与笔者称之为“知识运动”的宣传活动，进行公共演讲并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言论。他们在国际舆论战场上，和德国人展开激烈的交锋，反驳德国人自称对战争并无责任的言论；在对内及对中立国的宣传里，他们都详细地论述了法国必须战斗的原因以及会继续战斗，直到最终胜利的到来。

法国人在进行上述活动时，发现了两个问题，同时也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德国学者们为什么在开战头几周内表现奇怪：93名最杰

出的德国学者，为什么公然违抗众所周知的现实，抛出一份颠倒黑白的宣言？这分明与他们客观公正的学术作风大相径庭。在这份臭名昭著的《93宣言》中，德国学者们全盘否认了德国一切罪行：蓄意挑起战争、侵犯比利时中立地位、残害无辜平民、违反国际法、故意无视既定公约等。这彻头彻尾的谎言激怒了法国的知识分子们，他们决心列出所有罪证，让一切针对德国的指控都变得不容辩驳。

因为《93宣言》的出现让法国知识界开始考虑：这些世界知名的德国学者为何背弃学术声名抛弃真理，竟然开始捍卫谎言？同时，第二个问题继而而被法国人发现：又如何解释法国在香槟攻势失败后处在空前的不利地位，反而体现出坚忍不拔的意志与非凡的决心？问题一让人心生疑惑，问题二却让人心生敬畏。在战争动员下，德国学者发表《93宣言》的行为让人唾弃；面对战争，法军表现令人意外，但两者都令人深思。

古斯塔夫·勒庞的《战争心理学》，针对以上问题进行了答疑解惑，同时，这些回答都是根据过去他已有著作中阐述的原则进行的。现在看来，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加入本就议论纷纷的公共讨论中，而是利用心理学规律更充分有力地解释德国学界为何这样癫狂、法国人为何这样充满斗志以期改变原来讨论的性质。勒庞坚信，只有通过心理学的研究才能解释集体行为的原因，所以否定了现存的一切解释，并认定它们是不准确的，并不具有说服力，同时没能认识到在政治家、知名学者和普通士兵的集体行为中，“那种感性、神秘、共同的力量”所扮演的角色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为弥补上述提及的不足，《战争心理学》在书中引入了心理学原理，同时也让勒庞本身的学术地位更加根深蒂固——某种程度上，当时的勒庞是被边缘化了。在1914年以前，一直是笛卡尔主义与新康德理性主义学派占据学术界主导地位。勒庞一直试图在他的作品中表示集体行为是非理性（却是真实的）力量的产物这一观点，然而这与当时统领法国学术与教育界、并限制勒庞学术成就的理性主义思维是不相符合的。一名学者若要在第三共和国时期成就学术名誉，

要么是通过在巴黎大学获取教职的方式，要么是获准加入法兰西学院的五个学院之一。勒庞在这两条前进道路上持续地受到阻碍。不管是在巴黎大学或是巴黎任何一所与之相当的教育机构，他都没能获得教职，也没能被选入法兰西科学院。逐渐地，出于对这种被学术界放逐与边缘化的处境的厌恶，他不得不加入法国知识界的大讨论中。所以，由此看来，《战争心理学》的出版，不但是针对国外的敌对势力，而且是反驳国内知识界的主导思想与个别人士。

粗略看来，《战争心理学》一书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很多法国学者们写作出版的相关内容并无太多不同。本书中，勒庞经常不留情面地直接称德国人为禽兽，或许相较于同类作品流露出的反德倾向更加明显，不过也不算过于突出。实际上，当时法国学界的流行趋势就是反德，在勒庞的书中只不过形式更加多样化，抨击德国人的论据也更加繁多。在此书中，勒庞肯定了德国应该肩负起战争爆发的责任，对德国的战争暴行加以谴责，也对德国学者软弱且毫无原则的态度进行了批评，同时，对德国人服从政府权威时体现出的奴性和在欺凌弱小时暴露出的残暴加以深刻地刻画，这和当时很多同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作家的做法是相同的。勒庞还谈到，利用大学、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爱国社团，普鲁士加速了德国军事化进程。在法国人著作中普遍提出的一点，普鲁士王国寻求在德国全境和欧洲大陆占据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根本原因。

另外，勒庞还在书中提出了另一些看法：1914年之前，德国的科学家们备受全世界尊重，但实际大多是派生与模仿的产物；尽管德国的教育那么严谨苛刻，但缺少自省是其一大弊端。勒庞相信这是德国更注重小节而缺乏全局观造成的。同时，是“组织性”帮助了德国在全球工业和技术制造领域占据领先地位，而不是聪明才智——在现代世界中，这一点很有用，毕竟是现代德国大量成功的原因，但是也不值得太过赞扬。

所以，虽然《战争心理学》一书中很多观点看似和法国其他学者相同，但是过程分析却很不同。在一些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上，本书对其提出

质疑，而不仅仅是点头附和。假如读者细心的话，就能在书中看出勒庞认为1914年德国发起的战争并不是有意为之，同样，他不相信是理性计算让德国引发了战争，对德国哲学催生了泛德主义的扩张主义意识形态这一观点亦不赞同。当然，同很多法国评论家相同，他从很多中立信息中搜寻证据来证明德国确实对比利时和法国平民犯下暴行。勒庞还敦促读者考虑到“心理传染”在当时的恶性影响来解释德国知识分子们的集体谎言。

很多法国学者在战争刚开始那几年都相信德国宣战的原因是其坚信自己有统治欧洲的权力。在领土扩张主义和自负情绪持续发酵的情况下，德国最终不断推进前线并压迫邻国。德国在1914年的巴尔干冲突问题转化为世界大战的原因解释上，很多学者倾向于强调泛德主义意识形态的决定性影响，像加布里埃尔·阿诺托（Gabriel Hanotaux）、列维·布吕尔（Lucien Levy-Bruhl）和夏尔·安德勒（Charles Endler）等法国学者。

在很多学者看来，德国的侵略性并不是近期的历史导致的，而是至少来源于一个世纪前的黑格尔和费希特的哲学传统。显然，将战争归罪于泛德主义者及其政治盟友的投机主义是存在问题的，因为泛德主义的渊源根本不能深究这种解释。拉维斯（Ernest Lavisse）、布特鲁（Emile Boutroux）和许多其他法国学者认为，泛德主义的创始人是费希特和黑格尔，而德国的侵略应该由泛德主义负责，所以，1914年爆发的战争应该由费希特和黑格尔负责，其哲学传统是德国军国主义的根源。

在勒庞看来，以上观点既不具备说服力，也没有充分理由。虽然德国应对战争负责，这一观点他是认同的，但他不认为1914年8月时德国的本意是希望战争爆发的。他承认，曾经他也因为爱国主义冲动，“和法国多数人一样认为德国在找借口向我们开战”，但是他因为现有证据的存在而予以重新检视：当他再度认真研究这些资料时，“突然灵光一现，得出以下结论：虽然德国无法避免地导致战争，但是战争真正爆发时却并不希望如此”。尽管勒庞知道明白这一点的人是少数，但是仍然毫不犹豫地指出：索邦大学的

教授们关于德国有意挑起战争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当然，他自己也曾说过：“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我是法国唯一持此观点的，直到最近我看了巴希（Victorbosch）的作品，才得知他也持同样观点。”

我们要相信德国的行为完全出于理性计算，才能相信德国是利用了1914年危机并故意挑起世界大战这一观点。在勒庞看来，此种观点是“现代最具灾难性的错误之一”。实际上，德国如果是理性的，就会选择和邻国和睦相处。因为在权衡利弊后，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要想更好地服务于德国的经济与政治利益，此种方法才最靠谱。所以，参战的决定不是出于理性思考的，我们可以看到，战争让德国失去了之前市场的同时还让先前习惯其存在的民族开始反抗。勒庞看来，也许德国会出于理性考虑而停止战争，所以结论是这样的：德国的动机完全不是索邦大学的学者们所认为的，出于深思熟虑的理性考虑。

另外，德国的侵略根本源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勒庞也对此存疑。在看完如《战争心理学》一书后，读者便会发现勒庞曾在里面提到：在从黑格尔开始的德国传统哲学中确实有证据能证明军国主义和侵略扩张主义正当性的存在，但是勒庞经过一番分析后发现，他并不能认同哲学（无论是黑格尔的还是他人的）是德国军国主义的根源。在他看来，黑格尔哲学是德国侵略精神的症状，而非根源。德国哲学家们在对军事力量的推崇中，也只是在学术上将已经确立的军国主义倾向正当化、合理化。勒庞是这么说的：“这些理论构建理性基础的任务已经由哲学家们开始承担，因为历史告诉过我们这些理论是非常有用的。”在提到黑格尔和尼采时，他承认是他们“激起了国人最不切实际的期许，特别是那种征服、屠杀和掠夺的天性”，然而，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如果不能支配这些天性，就只好予以赞美”。勒庞的观点是，思想并不产生行为，与此相反，行为来自“天性”，然后促进思想的发展。也许在德国军国主义的出现中，哲学发挥了相应的作用，但不是优先的和主要的因素。

若狂妄哲学和理性计算都不能够引发德国1914年的侵略行为，合理的解

释又在哪里？其中勒庞的想法是：战争并不是“任何一国刻意计算的结果——甚至不是德国，而是人类激情与情感超越理性计算的力量体现”，那些心理学理论，尤其是那些已经在先前著作中提到的那些理论，足以解释战争的起因和特征。尤其是他援用了集体行为的三大基本准则：非理性和集体冲动强于理性和个人冲动；人的行为更容易受到情绪推动，而并不是按照理性计算；神秘主义的信仰比理性主义的思想更为强大。的确，“神秘主义和理性……各自属于完全不相关的领域，这是因为神秘主义信仰是由于暗示或心理传染，却从来不是来自推理”。因此，想要解释国家在战争时期的行为，要是单单依靠理性，就会误解人们动机的本质。勒庞的思维更倾向于在“集体的、情感的和神秘主义的力量”中找到将欧洲拖入战争的解释和说法。

勒庞非常沉重、痛恨地指出情感因素对每一参战的国家都构成了一定的影响，因为他意识到了所有的国家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并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因此，一些国家是由于职责、荣誉或者是骄傲，另一些则是由于种族、仇恨和过剩野心。例如，英国人民奋起反抗保卫比利时出于道德义务，并不是出于经济利益；法国则是认为有必要捍卫受到侵害的东欧盟国和国际条约。与之相反，德、奥两国并不是出于如此高尚的情感因素，德国是出于对自身命运的非理性信仰，而奥地利则是出于对塞尔维亚的刻骨铭心的仇恨。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任何国家的权衡之中理性均不占据任何地位。

引起七月冲突从而转变为欧洲战争的并不是理性，而是各国在心理上的短视。在一系列的外交交锋中，每个国家都暴露出心理洞察力不足的缺点。举一个例子，奥地利和德国没能看到将驱使俄国保卫塞尔维亚的心理因素，所以即使参战也完全相悖于俄国的最根本利益。德、奥还错误地断定英国将对比利时中立地位的破坏不闻不问，但是英国做出的一系列的反应不是出于经济利益，而是出于荣誉。勒庞认为，德国最糟糕的判断就是没能预见到英国全民对尊严的重视和对荣誉的在乎。

勒庞认为，最终将欧洲拖入战争的是德国对自身“上帝所赋予的优越性”

的神秘主义信仰，他将其特征定义为“热爱超自然力、热爱神秘、蔑视经验、相信上天的力量作用于世俗现象”。尽管心理误判和情感力量使各国的行为完全脱离、甚至违背了理性。但他认为：“导致德国最终发起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是神秘主义。”德国的神秘主义已经有一些确立的内容：德国人经过上帝的精心挑选，注定以后将要统治整个欧洲。在19世纪时受到历史学家特赖奇克（Treitschke）和兰普希特（Lamprecht）的推崇，这一套信仰似乎已经得到证实——在德国工业的军事扩张和惊人发展。德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也鼓励人民群众相信上帝选了德国统治整个欧洲，因此德国人愿意忽视所有理性的个人利益，并且全力追求履行天赋使命的机会，就如同受到催眠一样。

在当代德国神秘主义的力量是如此强大，无论学术领袖还是政治家都不能免受影响。在勒庞看来，这明显体现在起草《93宣言》的那些神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行为中。勒庞与许多法国学者一样，非常愤恨于这些德国学者狂热地、一致地不顾事实为德国的暴行找借口的错误行径。那些在黑格尔和费希特的哲学理论中找到德国侵略原因的法国学者还认为，德国沙文主义的文化传统也解释了德国学者为何能够快速集结起来捍卫祖国。这种文化传统更强调服从而不是学术独立，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需要之上，并正当化一切不合法、不道德、不名誉的事物，最终导致《93宣言》的出台。勒庞却直接否认了上述观点，并基于心理原则给出解释。他承认宣言的签署者“在某些情况下深负名望”，但也毫不犹豫地指出这些人“展现出最奇怪的推理缺陷与对他国心理的全然无知”。勒庞如此解释《93宣言》现象：“德国人（关于战争起因）的看法反映出，基于暗示和心理传染的信仰丝毫不受论证的影响……即使是最高智力都不能阻止一个人成为这种信仰的奴隶。”勒庞在《93宣言》中证实了他很早以前即在书中指出“当置身于集体影响中，即使是最睿智的人都会失去一切判断力”，如果不是这样，又该如何理解为何那么多颇有成就的学者能够全然不顾事实，抛弃一切独立判断力，力争德军并未犯下任何暴行呢？

关于德军暴行的争论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也在激烈进行。布莱斯委员在英国议会用耸人听闻的细节报告了德军的罪行，这些故事过程如此可怕，甚至导致一部分读者认为其是否真实可信。

直到最近，历史学家们通过重新研究这些事实，终于找出一切原因和证据，来探寻德国评论家们为何承认针对平民的行为并非“暴行”。约翰·霍恩等人得到了证明，关于针对德军的许多指控都是有充分事实依据的，同时德国对此的否认也并不是没有任何根据和理由的。德军的士兵们因为真心相信平民大多不是无辜的旁观者，所以他们一致认为对平民的行为正当。平民往往是游击队或士兵伪装而成的，这是普法战争的经验教训告诉他们的。所以，在1914年8月行军经过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时，德军并非因为他们是残暴的野兽才杀死了许多乡村牧师和村民的，而是认为这些平民对他们的生命构成威胁。

上面的这些分析是基于战争期间备受关注的一些材料：从被俘或阵亡的德军士兵处收集的日记和战地手记。法国学者们因为受到《93宣言》的刺激为质疑德国人对种种事实的否认而成立了一个战争资料研究委员会，并极力证明：那些在法国、英国、比利时流传的关于德军暴行的故事虽然可怕，但却是真实的。这一问题，有两本宣传册。第一本题为《德国的战争理论与实践》发表于1915年，其中关于德军暴行的这些资料主要来自法国和比利时的调查委员会。委员会或许清楚这些证据不够中立，在之后又发表了事实证据来自德国方面，主要是1914年9月间被俘或阵亡的德军士兵日记的宣传册《德国人之暴行》。德军确实焚烧了村落、屠杀了平民、处决了战俘并残酷对待妇女儿童是这些自证其罪的材料所反映的。德国学者对于这些证据坚称德军未犯任何暴行显然是十分荒谬的。

因为“德方很难否认自己士兵所述事实”，勒庞从德军士兵的日记中引用了一些事例，关于德军暴行的材料很多都来自以上手册，以直接反驳德方对此的否认。就此而言，勒庞希望基于非本土的资料来源建立论据的可信度



和公正性研究方法与许多其他法国评论家一样。在整本书中，勒庞便以彰显法国学术态度的客观和公正，将很大论述重点都放在与法国毫无关联也不具偏袒性的资料来源上。此外，关于德军行为是否暴行的争论他也希望基于以往作品中提出的心理学规律来解释人类行为的畸变，此次争论正好给他提供了这一机会。

勒庞引用其有关民族性格是内在与不变的理论，来说明德军为何如此轻视关于士兵行为准则的既有规定。他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提出国民性格是“构成种族天性的无意识因素”的产物。与许多法国的民族主义者一样，他也相信在同一国家中成长的所有个人，在某些方面基本相似，是由于负载了同样的历史，受到同样理念的激励。尽管任何国家中，“种族天性”不能被完全忽视：“即便在智力和学识上最不相同的人也拥有非常相似的天性、激情和感觉。”尽管个人可能由于教育与成长方式不同、家庭影响不同而彼此大不相同。

勒庞认为种族“纯洁性”不过是荒谬的虚构概念，这个关于“种族特征”的概念与 20 世纪其他种族主义者不同。虽然如此，他坚称人的个性具有“相当固定的心理内核”，也是由若干遗传而来的核心因素组合而成的。以德国人为例，虐待、残忍、蔑视文明的行为深深地根植于其集体心理之中。勒庞认为，德国仅仅是因为德国人未能完全驯服自身原始的、残忍的天性，所以在对比利时的入侵“在各个方面都与公元头几个世纪中的事件相似”，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认为文明的进步能够通过开发我们的智力来转变我们的情感，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此类事情从未发生过。社会约束，这仅仅是伪装并不能隐藏一些民族的野蛮本性，这些本性会随着约束的小事而重现。”勒庞否定了多数学者的乐观倡议：德法将在战后出于对国际准则的共同尊重而建立持久、和平的关系。因为他坚信德国人永远都是“法兰西民族与法国文明不共戴天的敌人”。

\*\*\*

除了对以上德军暴行与德国学者的谬论感到震惊之外，让人更加惊讶于